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何 顿 卷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谈周江沅 周康瑜 胡明弘 何纪光 白诚仁 左大珩 谭主 周铁山 黄兆丰 吴元洛 李元英 吴月伟 张步真 谢 璞 魏文彬 武俊瑶 钟增亚

小说方阵
主 编 谭 张先
副主编

WENYIXIANGJUN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小说方阵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辉
印制策划 张光耀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387-0/I·1787

全 10 册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

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我不想事 /001

面包会有的 /082

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 /176

何顿主要著作目录/291

总跋(谭 谈)/293

我不想事

柚 子

五年前，蹲了两年“笼子”的柚子出来时感到这个世界真的可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他冲着开阔的田野吼叫，他的叫声把路旁的鸡都吓得飞了起来。大毛同他一起出的狱。那时候罗雄还在部队里当侦察兵。太阳还不认识他们俩。那天，金灿灿的太阳宛如一头食肉兽咬着地球这个庞大的猎物，地上干得冒烟。他俩没走多远，那股摆脱监狱的兴奋感逐渐被毒辣的太阳舔得一点不剩了。“我日他，好热！”柚子骂道，一双贼眼四处张望。公路旁有块菜瓜地，几条绿油油的大菜瓜吊在破烂的竹棚下极诱人。“搞两根菜瓜呷？”柚子说。当时柚子头上还只长了半厘米深的头发，显得又蠢又咬人同乡里那种连主人也要咬的杂种狗一样。大毛说：“莫搞。”柚子仍是那种杂种狗相，“又没人。”大毛抓住他的衣袖往前扯，“你还没坐够牢？你真不想事。”“搞两根菜瓜又把我抓进去，你不是说相声！”“我怕。”大毛说，强行把柚子从那块菜瓜地前拖开

了。“牢房生活,我这一世都不想要了。”大毛说,“你要做贼莫跟我在一起。”

大毛回家后便在母亲开的利民饭铺里做事,从不出门,也不同别人深交,整天呆在饭铺里,像个乖儿子。柚子的父母是对哑巴,在残疾人工厂工作。柚子回来后,整天在街上游荡,穿着一双拖鞋,鞋跟把个水泥地打得哗叽哗叽响。柚子走路脚步很重。一到夜深人静,老远就能听出那脚步声是柚子回来了。柚子在社会上瞎混,把干部和父母灌输给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原原本本地还给了干部和他父母。不久,大毛便听人家说他跟一个赌博佬做保镖,有几个也在社会上瞎混的人常瞧见他同一个黑黑胖胖的男人出入没钱人不去的场所,像只极威猛的狗,目光吓人(柚子的眼眸比一般人的眼眸大而黄些,眼白常是灰红),盯住你,你会非常没有信心地感到你打他不赢。柚子发脾气时,他的好朋友大毛也怕他。两人在一条巷子里长大,从小玩在一起;有时玩赌博性质的游戏而柚子输了时,柚子便凭借力量的优势耍赖。有回,两人玩玻璃弹子(那时已经读初中了)红了脸,打起来,大毛奔进家里拿把菜刀要剁他,把柚子追得满街逃命,然而仍是以柚子大获全胜告终。柚子在外面做什么生意大毛还是挺关心的。一天,那是一个雨濛濛的夜晚,利民饭铺正准备关板子,柚子举着一把红伞笑着迈了进来。“老板,炒两个菜,我还没呷饭。”他说。大毛妈妈忙吩咐厨房炒菜,起身给柚子倒了杯茶。大毛到街对面的公厕解完手回来,见柚子跷着二郎腿坐在墙角,桌上摆一把伞。“柚子,一向没看见你了,又到哪里做贼去来着?”大毛笑着问他。柚子一笑,“未必我就只晓得做贼?你说话就是这种水平?”他说,“招呼我打你一顿足的。”柚子端起大毛妈妈盛来的一杯酒,用他那两只大瞳仁眼珠盯住大毛,“你莫把我往

门缝里看。”“我敢把你往门缝里看，我怕你发宝气。”两人很愉快地斗了一气嘴，把接连几天落雨落得人心里烦躁的那种晦气像狗抖身上的水一样抖尽后，两颗骚动的心才在雨夜里安分下来。“柚子，你到底在社会上搞什么事？”大毛的视线从雨夜的街上收回来，抛到柚子脸上，“透点内容看。”“什么事都搞，”柚子把杯里酒一口喝干，“现在这个社会混饭吃又不难！”“我是问你在外面搞什么？”“你不必要知道具体内容啦。”“你只说你还在外面做贼有？”“莫讲废话。”柚子瞥着大毛，“你屋里有钱，你不想事。”“我是问你在社会上搞什么事？”“我说了我什么都搞，”柚子不高兴地说，“别的你莫问。”

柚子和大毛从监狱里出来五个月后，罗雄复员回来了，安排在前面那条街的化工厂做事。三年来他们虽没通过信，但从前一起在学校里称霸的历史又把他们召唤到了一起。三年前，罗雄还是根瘦瘦的豆芽，如今却是个壮汉了。那天中午到利民饭铺里大毛和柚子为罗雄接风，三个人吆喝喧天地喝着酒，边讲着见闻和各自有劲的事迹，讲着讲着，柚子和罗雄就把桌上的菜捡开，一人坐一方，手握到了一块。柚子拼命要把罗雄的手压下去，罗雄也拼命要把柚子那比他长且大的手压下去，结果两只手相持不下。有次柚子把罗雄的手臂扳得几乎平桌面了，罗雄尖吼一声“上来”，手立即又回复到了刚握的姿势。两人脸上汗直流，头上冒着热气，这样又对峙了刻把钟，罗雄问他：“还扳不？”柚子说：“随你。”罗雄把手松开，站起来，同时出着粗气，像匹跑累的马。观战的人笑着走开后，三个人又重坐下喝酒。柚子活动着与罗雄扳手劲的那只手的腕关节，边把他在外面的壮举如数家珍般地说给大毛和罗雄听。“前天晚上，有三个蛮凶的汉子袭上来扼住我老板，我正坐在

另一间房子里打‘双百分’，听见吼叫声，我扔下牌，走过来往老板身前一站，老子那鳖眼神把他们吸住了。”“你这一堆肉本身就吓人，”大毛说，“同你打架，别人要下决心。”柚子吐口痰，“有时候我真想打架，就是别人不跟我打。”“你要是碰到我，”罗雄说，“我不怕你有劲我也要打蠢你。”罗雄端起酒杯又说，“我在部队里打沙袋，那种百多斤的沙袋打得同钟摆一样。”“雄哥，真要搞起来你不见得搞得赢我。我一拳打出去，”柚子盯着自己攥紧的拳头，“未必就不抵用哎？”两个人嘴里这么斗着狠，临了两人又换一只手扳手劲，扳了一气仍然无结果。罗雄转业回来后，也时常上利民饭铺来坐，有时一坐就是半天，有时只是站一站又走了。利民饭铺在街口上，即便是冬日，夜宵也一直要延伸到凌晨一点后才收场。生意好得让左邻右舍羡慕。大毛说他屋里的存款坐（长沙土话：“肯定”的意思）有三十万。“横直都是我的，”大毛是独子，“我不要想。”但有一天，罗雄和柚子步履矫健地走进利民饭铺吃午饭时，大毛正两手插在裤兜里站在利民饭铺门前生闷气。“大毛过来啰，”柚子喊道，“一起呷点东西。”大毛没有动。柚子又喊他：“过来，大毛鳖。”大毛一脸不快活地迈过来，坐下，两手仍插在裤兜里，弓着腰。“我心里不舒服。”大毛说，“我爸爸讨卵嫌，动不动就骂人。”这句话被坐在收款台前的大毛妈妈听见了。“骂你都骂不得嘛？真是的。”大毛妈妈说，走过来瞧着他们三人。“他每天睡到十一点钟起床，晚上就打麻将。”大毛妈妈爱溺地盯着大毛，“爸爸骂你几句还不对？”大毛从牢房里出来有大半年了，这大半年大毛每天都是呆在利民饭铺里看着顾客吃饭度过的，厌烦情绪随着时间的延长变成了可怕的乌云聚集在他心头，使他陡地变懒了。这几天他故意睡懒觉，十点钟了他还赖在热被窝里不肯爬出来，他爸爸喊他不动便来了火。

“你这么大了还不自觉，哪里有点人相！”大毛爸爸骂道，“猪还有睡醒了的时候，你硬连猪都不如！”“你莫骂个没完啊！”大毛把蒙在被窝里的脑壳探出来说。大毛爸爸说：“老子养你养这么大，骂两句还骂不得你？你这畜生。”“骂不得！”大毛说，坐了起来。这是刚才父子俩在家里演的一幕。“我要自己去搞点事，”大毛说，“我爸爸一天到晚念，搞得我一点也不痛快。”罗雄夹起一块肚片，“你呷你爸爸的。念你还念不得？”“正是，养你都养得这么大。”大毛妈妈亲昵地瞧着大毛，“念你几句又有什么关系。”柚子端起酒杯，两颗红枣样的眼睛盯着大毛和罗雄，“要是我们三条腿像以前样合在一起，坐可以发财。”“我怕抓起，你只晓得做贼。”大毛望着柚子说。柚子脸一炸，说了句痞话。大毛一笑，“我想去学修摩托车。”大毛瞅着罗雄，“我舅舅在南门口开了家摩托车修理店，生意好得搞脚手不赢！我想去学。”“学门技术要得，”罗雄赞成道，“有门技术可以养你一世。你在饭铺里呷你爸爸妈妈的，再怎么不想事也不舒服。”罗雄呷口酒又说：“我是没有本钱做生意，我要是有两万块钱做生意，我崽还会要这份工作。”

罗 雄

罗雄在化工厂孙厂长眼里是一团毒。这个人吊儿郎当，上班睡懒觉，长期举把汽枪这里打那里打，派他出车他却不动，要说好话他才肯出车，就仿佛为私人帮忙似的。他孙厂长又没欠他的，说来孙厂长还是他的领导，他却不把孙厂长放在眼里。“孙鳖有什么水平当厂长？他当厂长还不是靠他叔叔！”罗雄不把孙厂长放在眼里地说，“上次我和他出差到衡阳，他连饭铺里的不锈钢汤瓢还要往皮包里放，连湿面纸还想

多要一包,他当厂长不丧德!”孙厂长听人说罗雄在背后揭他的短,气得脸铁青。“罗雄这个人素质太差了。”孙厂长对一些同事放风说,“他转业到化工厂的这一年,你们回忆得起他做了什么事?他再这样下去,我要考虑停他的工资,请他去自谋生路!”罗雄听到别人把这番蠢话传到他耳朵里时,不在乎地一笑。“我还巴不得。不过他还没有那种狠讲。我当厂长厂里坐不是这个样子。事没事做,奖金都发不出,一个厂子被他搞得稀烂的!”

半年前,生产科孙科长凭叔叔在局里的关系,接任老厂长,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在礼堂里对一百多名职工作了就职演说。他说:“人是高级动物,我认为作为领导更是高级动物,是有感情的动物。干部和听话的好工人,我的感情会多一些。对于那些不服从工作安排,比如说安排他出车还要再三请的,我的感情就要少一些。甚至没有感情。”厂里只有三个司机,一个是临时工,一个是老司机,还有一个就是在部队里开了一年军车的罗雄。罗雄开一辆最烂的破车,一度他想同那个临时工换车(临时工开一辆日本双排座小货车),但老厂长不同意,一是那个临时工是老厂长的乡下亲戚,二是老厂长常用那辆车办私事。老厂长怕罗雄一开那辆车,自己用车就不太方便了。所以罗雄一进化工厂心里就窝了火,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个乡下临时工。那辆破车老司机不愿开,临时工不愿开,他当然也不愿抓着那辆破车的方向盘转来转去。每当他瞧见临时工开着那辆九成新的噪声小速度快的日本工具车时,本来他要出车的,他都把车门一关,低着头回房睡觉去了。孙厂长接替老厂长,罗雄以为他可以换车了,不想孙厂长上任的第一天就当着全厂职工的面不点名地抹他的相,把他那准备重新做人的思想撕纸样地撕得粉碎了。“丧德!”会后,罗雄在一些

人面前底气很足地嘲笑说，“他那鳖感情不晓得哪个要！他的感情跟擦屁股纸样喷臭的。”话传到孙厂长耳里，孙厂长急不可待地想拿罗雄开刀。孙厂长规定，八点钟全厂职工翻牌子，超过五分钟就作旷工半天论处，超过半小时就作旷工一天论处，并扣除该月和该季度的全部奖金。孙厂长想这下你罗雄就没法睡懒觉了。然而罗雄八点钟把牌子一翻，说声“我来上班了啊”，就又回到寝室继续睡觉，不睡到十点钟他不起床。孙厂长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明文规定：上班时间不准看杂志、打毛衣、打鸟（后一条是针对罗雄定的）。罗雄偏偏扛着一杆汽枪到处打，一天总要“响”几只麻雀下来，还拎着麻雀故意在孙厂长眼前走来走去。“罗雄，你上班打鸟，”孙厂长厉声指出道，“我要扣你的奖金。”“你看见我上班打鸟哎？”罗雄笑着说，“我这是昨天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打的。你莫乱说。”等下，孙厂长在办公室里听见窗外时而有“砰”的一声汽枪射击声，心里想这下他可以抓到罗雄打鸟的现场了。他走出来，瞧见罗雄背靠着墙壁，举着一杆汽枪瞄着树梢上的一只麻雀射击。“罗雄，你上班打鸟啊。”孙厂长说。罗雄有点恼火，因为孙厂长的说话声把树梢上的麻雀吓跑了。“你莫乱说，”罗雄盯紧孙厂长，“我是打树叶，练眼法。你又没说上班时间不能练眼法。”“你这是故意跟我作对！”“你晓得就好。”罗雄大器地昂起头说。

孙厂长管他不住就开始孤立他，只要看见谁同罗雄在一起，脸上就不高兴。孙厂长在全厂党员会上也好，在中层干部会上也好，在一些喜欢对他献殷勤的群众中也好，都是用一种退开的语调说：“他有狠。我就当厂里养了只老虎。我以后看见他就站开点。他总舒服了吧。”继而又用一种恐吓下级的口吻说：“我这个厂长是局里任命的。我有局领导作靠山，谁也

搞我不翻。”孙厂长一瞅见罗雄就躲，副厂长看见罗雄也躲，中层干部自然也就效仿，群众心里也有了顾虑，担心同罗雄关系密切会使厂领导有看法而影响自己的调级。于是原先常到罗雄房里来坐的，嗑起瓜子来满地丢，走时还忘不了拿根烟叼在嘴上的那些同事，都同罗雄疏远了。

“他妈的，我现在越发感到工厂里没卵味了。”一天上午，大毛走到罗雄屋里时，罗雄躺在铺上说。那是次年十月，厂里几棵桂花树正开得热闹，空气里满是桂花的馥郁。那是个星期天，太阳有点女人的体味，温暖着大地。大毛笑着说：“你闷在屋里当然没卵味。”他递支烟给罗雄，“街上的太阳好舒服，出去走走嘛？”罗雄吸口烟，从鼻孔里喷出来，“搞得老子宝气来了，老子到社会上去瞎混。”“那还是莫。”大毛说。罗雄赌气道：“老子反正不想事。”“冷静点，”大毛要他不要烦躁，运气还没有来，“反正人不会老走背。”大毛说。大毛自从去年冬天的某个中午与罗雄和柚子说他准备跟他舅舅学修摩托车后，没几天他就真的到他舅舅的摩托车修理店学修车了。学了半年，后又到广州一个摩托车修理班学了两个月，车费、学费和住宿费一共花了三千元。前几天他才从广州回来，仍在他舅舅店里干。大毛从第一次拿起肮脏的扳手和十字起，拆一辆摩托车的发动机起，似乎就喜欢上了这种脏乎乎的职业。这大半年里，大毛很少有闲心出去玩，白天在舅舅的摩托车修理店干，晚上又捧本摩托车修理知识书细心研读。那么全神贯注和刻苦钻研，好几次令无所事事的罗雄又感动又有失落感。罗雄喊大毛晚上去听歌，大毛说他白天修车很累晚上想看下书就早点睡。罗雄喊大毛星期天到郊外打鸟，大毛却推托说他明天要修车，已经跟别人约好了。罗雄从大毛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无聊和懒惰，这让一贯好强的罗雄心里很不愉快，加上

柚子这大半年忙得似乎有了起色,经常跟他的老板跑广东、跑深圳、跑海南,混得越来越有式样了,西装革履的,昂着一个脑袋走海路,两只红枣样的眼睛常常很骄傲地打量着他人,开口就是一笔什么生意赚了多少钱,老板又如何如何地夸他有脑筋,令罗雄更不舒服。所以罗雄这段时间几乎就没出门,把自己关在屋里哪里都不去。从前,他们三人中,他似乎是最有出息的,现在他觉得自己是最没出息的。二百元不到的工资,在一九八九年能搞什么呢?走进舞厅里潇洒几次就完了。“你门面访好没有?”罗雄忽然折过头望住大毛问。大毛从广州回来的这几天一直在访门面。“还没有。”大毛说。罗雄叹口气:“我现在还没找到一条适合我走的路。”“总会有一条让你发展的路,”大毛安慰罗雄,“只是你缩在厂里没有出去。”两个人交心样地说了很长一气话,将近中午时两人走了出来。“桂花的香气几好嗅啊。”大毛站到桂花树前冲着满树的桂花使劲地吸着鼻子,“嗅起好舒服,呷肉样的。”

罗雄在利民饭铺吃过午饭,便上饭铺斜对门的广式发廊吹头。这家发廊不大,没装修,除了一面水银镜,满墙贴的都是发型的照片。然而这个发廊的生意却是这条街上最兴隆的,因为有个漂亮姑娘理发。这个姑娘名叫张妹,无论是身材还是相貌均是屈指可数的。罗雄心里想着她,街上还有很多年轻人想着她。他们三天两天地来理发、吹发,无非是想把她搞到手。罗雄迈入发廊时,有几个男青年正在店内撩打,边说下流话。罗雄瞅了眼坐在理发椅上看杂志的张妹说:“吹头。”张妹从镜子里瞥罗雄一眼,放下杂志,拿起一条毛巾走到墙角的洗脸池前,冲罗雄说:“来洗头。”洗完头,罗雄坐到理发椅上,瞧着镜子里脑袋湿淋淋的自己和站在他身后然而香气扑鼻的张妹,心里陡增一种要把她据为己有的强烈欲望。“你身

上有桂花香。”罗雄说。张妹说：“吹什么发型？”“你想吹什么发型就吹什么发型，我不想事。”张妹瞟了几眼镜子里他的五官端正且圆圆的脸，拿着吹风头和梳子忙起来。罗雄的一双炽热的眼睛紧盯着镜子里张妹那张光洁圆润的脸。当两人的眼光在镜子里相撞时，罗雄看到了那双美丽的鸚鵡眼睛里有两团火，忙说：“你看我做什么？”“看你还看不得嘛？”“随便看得！”罗雄目光如炬地盯着她。“我是红花伢子。”“又没哪个看你那里！”张妹抿嘴一笑，“还喇叭花咧，红花！”吹完头，罗雄折过头来冲着张妹说：“我漂亮嘛？”“漂亮。”张妹娇媚地说，扭开了头。

那几天，罗雄没事就走进发廊与张妹吊几句胃口，起先是一种占有欲的驱使，渐渐地滋生出了一种灼热的爱。他走进发廊不望别的，一双眼睛直往张妹身上扫荡，有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站一下就走了，有时他索性坐在发廊的一张烂沙发上，用自己火热的目光去碰张妹的目光，使张妹为他人剪头时很不自然。“我喜欢她那双鸚鵡眼睛，好有味。”他对大毛说，“我一定要把她搞到手。大毛，我们打赌啵？”他极想同大毛打赌，借此来鼓足自己的勇气，似乎打了赌就有理由名正言顺地进攻，而不打赌就提不起情绪来一样。“我不同你打赌，”大毛笑着说：“我怕你犯错误。”“未必法律上有一条，追求妹子是犯法？”“不要打赌，”大毛毫不领会罗雄的用心，“我不喜欢为妹子打赌。”其实罗雄用不着同大毛打赌，心里早就跟自己的怯懦打了赌。几天后，一个周末的下午，罗雄瞧见张妹拎着一包衣服来他们厂澡堂洗澡，顿时同自己赌了起来。化工厂澡堂对外营业，天气一转寒，这条街上的男男女女大多来此处洗澡。转秋后，罗雄这是第一次瞧见张妹来洗澡。好像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整整一天，天上阴云密布，还在上

午人们就以为要下大雨,那么厚那么大一块的乌云在上苍游走,仿佛就要掉下来一样。可是直到张妹走进澡堂的那一分钟才蓦地天昏地暗,大雨倾盆。张妹起码洗了半个小时澡。罗雄抽了三支烟她还没出来,接上第四支烟的火时,张妹才出现在女浴室的门前。大雨还在一个劲地下着,罗雄住的单身宿舍离澡堂不到二十米远。他撑起一把大红伞,大胆地径直走过去。“到我房里去呷杯茶嘛?这么大的雨。”罗雄说,“走嘛。”满头湿发的张妹犹豫了下,还是跟他走进了他的寝室。“我寝室就邋邋啊,”罗雄说,“单身汉都是这样。”他为她泡了杯茶,递到她手上。然后他拿起桌上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和水果刀,坐到她一旁,削着。“你不扫地的嘛?”张妹望着地上的一些烟灰烟蒂和花生壳。罗雄一笑,“一天扫一次。”他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这种苹果味道特别甜。”她咬了口苹果,“真的很甜。”“你身上有桂花香,”罗雄直直地瞪着她,“我特别喜欢闻你身上的这种香气。”她抬起头,用一双漂亮的鸚鵡眼睛瞥着他圆圆的气色很好的脸。“我觉得你很有味道,”她说,“很有意思的。”罗雄的一只手勾住了张妹的肩膀,“我很爱你。我都快发疯了。”说完他便吻张妹的脸。张妹想挣脱开,“你再这样,我会叫啊。”“你叫我就杀了你!”罗雄坚决地说,“反正活在这个世上也背气。”他的嘴唇压到了她丰腴湿润的嘴唇上,她在他那两片火热的嘴唇下颤抖了起来。“我特别喜欢你这双鸚鵡眼睛。”他说……

大毛

大毛访门面,访来访去,最后还是在屋门口佃了个门面。大毛原不想在屋门口佃门面,但由于门面难得访到,只好推翻